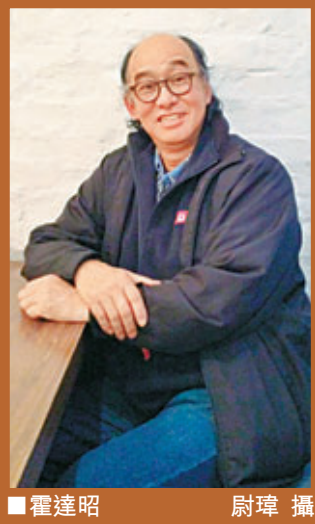


# 霍達昭 默劇不設界

■《浮生六記》  
將默劇與芭蕾舞  
相結合。



■霍達昭 尉瑋 攝

在香港，默劇似乎常被視為小眾或另類的藝術。多年來，默劇的發展總有些「氣若游絲」的感覺。

不是學院派出身、沒上過中學、經常自嘲「英文九流」的霍達昭因為對默劇的喜愛，曾是香港最早發展默劇的表演藝術家之一。蘇春就、詹瑞文與李志良都曾是他的學生。現年65歲的他仍是精力旺盛，說起默劇，心中仍有一把火；那洪亮的聲音配上生動的表情，活脫脫像個老頑童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：受訪者提供

霍達昭從1969年就開始學習現代西洋畫，1970年時也曾隨呂壽琨學習現代水墨。他喜歡現代西洋畫，因為它「古靈精怪」，而若是沒有這學畫的經歷，他大概也不會去做默劇。「藝術哪有甚麼邊界，你畫畫的，其他的藝術媒體也一定要了解認識。」早年他一邊畫畫一邊也看各種表演，用他的話說，「琴棋書畫嘛。看着看着，就這麼一頭「撞」上了默劇。「當時主要是外國的表演，觀眾裡面，500人的座位，華人可能不超過20個。」看得不明就裡，他卻喜歡上，原因也是因為它夠「古靈精怪」。「其他的表演藝術，比如歌劇、音樂劇，你都大概知道是什麼樣子。默劇呢？看到我一塌糊塗。現在我們想起默劇，就想起白面。錯了！面都沒有，一塊布蓋着就周圍走。這也叫默劇？或者，一個人在台上看報紙，看看看，做完了，走了。這就是默劇？是不是很荒謬？但觀眾都很享受啊，拍手掌。我不知道它是甚麼，但我知道，這個東西一定有它的價值，甚麼價值？也不知。但之後凡有默劇，我就去探險了一這次你又打算給我看甚麼？就是這種不知才吸引了我好奇。」



■霍達昭與學生一起做街頭默劇表演。



■霍達昭給中學生們介紹默劇。

## 膽粗粗上台

在香港做默劇，霍達昭其實不是第一人。他回憶說，當年林立三從加拿大學完戲劇回港，就曾搞過默劇工作坊，也曾在電視台表演一些「摸牆拉繩」的默劇，只是後來沒有了聲譽。香港話劇團也曾請過德國默劇家來港表演，之後也沒有後續發展。「有沒有搞錯啊，怎麼不把那麼正的東西在香港推廣呢？」他倒是急起來，卻也有些無奈，「這也正常，至少是有人做。」他笑說當時自己最怕看話劇，看本地的話劇演出時常覺得悶，「他們台詞都讀得好好，但走來走去的人好像是木頭一樣，不如去聽收音機？」碰到搞劇團的朋友，就忍不住想給點意見，「以我看過的默劇，唯一我認同的是姿態。畫畫的人很強調造型，默劇就是一個活動造型。那麼細緻的造型，像雕塑一樣，為甚麼不能放到話劇中然後擺在舞台上呢？沒辦法，他們連默劇都沒看過。」

「香港有個東西很不好，從事藝術的人一定是『不關我事』，搞舞蹈的就弄舞蹈，做現代舞的都未必去看芭蕾舞。有着一種很怪的分門別類。我們就很強調越界。」當時有人找他，在演出中場休息的15分鐘裡做一段默劇，「夠膽做嗎？夠！於是就在麥高利小劇場中場休息時做了15分鐘的所謂默劇。」當時的他，從來沒有學過默劇，更沒有專業的舞台訓練。「可以做到是因為

我看得多，畫畫的人最厲害就是臨摹。」他笑着說。

## 赴英學習 探索跨界

但霍達昭真正開始做默劇是1984年香港藝穗節。他本來跑去申請做免費展覽，不想早就滿額，於是乾脆拿出另一個才藝，在遮打道做默劇的街頭表演。之後藝穗會有了固定選址後，他接着每個月都表演默劇。「下面喝着酒看表演的觀眾每次都好多意見，我照收，下個月再做，就這樣不斷改進。」做着做着，連英國文化協會也注意到他，1985年時提出建議讓他領獎學金到倫敦Desmond Jones School of Mime進修默劇三個月。他聽到消息驚訝得「哇哇」聲。「我老婆才剛剛大肚，我也只是個政府司機而已。但是一個沒有學歷的人有機會去留學，怎麼樣？去啦！」去到英國，大開眼界，才真正知道默劇是甚麼。三個月的學習濃縮得不得了，技巧、理論，新東西鋪天蓋地。他英文不行，靈機一動，找一個瑞士同學複述講學內容。瑞士同學平時多講法語，用英文複述時自然語速減慢，霍達昭就慢慢聽慢慢記，就這樣跟上進度。

在學校，他是唯一亞洲人，和其他青春的同學相比，37歲的年齡也已經算是「高齡」。但他的才能顯然引起了老師Desmond Jones的注意，這位英國頂尖的默劇導

師在1986年來到香港繼續教霍達昭，更專門為他導戲。他們一同創作了《言寓香江》與《天地玄黃》，其間霍達昭力主創作不同於小品的長篇默劇，更將默劇與中國戲曲相結合。「這兩種藝術有太多相似了，他們的舞台都很簡單，佈景幾乎都沒有。戲曲裡，關門開門、擺東西喝酒全部是做手，默劇也是呀。」這種跨界的新嘗試其後一直延續，1987年演霍達昭與芭蕾舞家陳令智和澳洲舞劇家Kai Tai Chan合作演出《浮生六記》，將默劇與芭蕾舞共冶一爐。

## 那「拉風」的黃金時期

說起香港的默劇發展，霍達昭忍不住要提提那從1987年到2000年的黃金時期。「雖然默劇一向被視為小眾和另類，但是那段時間每年的藝穗節一定有默劇。84年前，你問10個香港人，8個不知道甚麼是默劇，87年後好了。商界也開始用默劇來宣傳，渣打銀行當時就用了很新的概念、用默劇來做promotion。渣打銀行的門口都放着一個紙板的默劇人。」他也在1987年與藝穗會合作成立了藝穗默劇實驗室，「上山下鄉」地推廣默劇。「任何偏僻的地方，要我們去表演我們都去。廁所旁邊、爛地上……有一次更慘，在馬頭圍邨對着的那個球場，下午2點曬到狗一樣，熱到死。我們去到的時候，人都走光了，只剩設備在。我們有一個規矩，觀眾少過演員我們就不做。那做不做呢？我對學生說：你看不看到馬頭圍邨上面有人在看我們啊？做！」

回憶起這段黃金時期，霍達昭仍倍感光榮。那時候，表演默劇甚至有很不錯的收入。「到了89年，我做表演收費是很貴的，最貴去到450元一分鐘。學生的演出費呢，是500元一個人半小時。」當時的booking多到他頭

痛，「都沒有學生來做，大家一天做三場表演，都做到悶了。我常說，任何東西buy不buy你看市場知道的，這說明普羅大眾接受你。這算不算光榮呢？」

## 藝術家的荒謬生涯

1992年，霍達昭移民澳洲，默劇實驗室由學生來運營，但已經沒有以前風光了。說起藝術家的生活現狀，他也有些無奈。靠藝術難養活自己，迫於生活壓力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選擇，有些人轉向商業表演，有些人繼續獨立劇場，有些人如他，開始投入藝術教育，閑時就回來搞搞工作坊，向學生介紹默劇。他笑着回憶，早年他也需要一邊做政府司機一邊做藝術，又算不算妥協？「一次法國領事請吃晚飯，散席後Jardine的老闆車我回家，一到門口，司機看到我來說：哇，阿霍，開工啊？怎麼穿成這樣開工啊你。因為政府司機是要穿制服的嘛。這就是荒謬的藝術家的生涯，我們可以有兩個面孔，現實中是司機，另一面則是artist。但是，主流社會並沒有看小這個司機，因為他們尊重我是一個藝術家，這就是戲劇人生。這個情況今時今日可以生存到嗎？我不敢講，現在的香港太功利，一個社會太功利的時候很多東西一定做不到。80年代的青年人是充滿火花的，好厲害的，現在呢？幾乎沒有火花，你看看那些演出的海報，全部都是鬧劇；畫展，都是玩concept，但有幾個像我們60、70年代時那些人的foundation那麼厚呢？你搞抽象也好，玩甚麼都好，基礎在那裡，是跑不掉的。但是現在，多少人關心基礎？有時間不如打打機啦。」

看現實，他有無奈，有不滿，但也看得通透。遇到甚麼問題，少抱怨，抓住機會，能做就做，這是為生存而訓練出來的能力。他說，默劇現在很難，但他仍不死心。所以一年半前要重新回來繼續「玩」，到學校裡推廣默劇，也到藝穗會和各大學做講座。對霍達昭來說，這把默劇的火，燒得正旺。

敢觀

舞台

文：梁偉詩

本欄隔周見報，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# 都市慾望的冷靜與情熱 ——談《購人心弦》《電子城市》

一節淡三墟。香港藝術節於三月底閉幕後，劇場粉絲、職業觀眾休養生息，迎接四月下旬到五月初的幾個演出。包括香港首個連續舞蹈劇場《WALL 44》、城市當代舞蹈團的《購人心弦》、何式凝的《何式性望愛》和陳炳釗執導的《電子城市》等等。其中《購人心弦》與《電子城市》，皆從不同面向探索都市人的消費行為、都市慾望、生活科技化和人際的疏離，饒有深意。

## 人與物的關係

《購人心弦》的英文譯名是The Buying Game。坦白說，我也很喜歡血拼，《購人心弦》吸引我進場的也是因為「購物」這個都市課題。不過，如何談血拼不流於說教，著實是一門學問，像台灣著名女教授張小虹便寫就《百貨公司遇見狼》、《絕對女性戀》等兼具個人血拼經驗和文化理論的著作。到了城市當代舞蹈團手中，《購人心弦》便成了一齣事先張揚無意深責購物狂、卻銳意要探討人與物之間關係的演出。

人未到，物先至。《購人心弦》還沒開始，文化中心劇場舞台已堆疊了如山似海的商品，化妝品護膚品、衫褲襪襪、手袋

皮具等等等等。你能想像到在血拼行動中的一切，都出現在這場Buying Game中。然後，舞蹈員們不斷在物質迷宮之中左穿右插，突顯出生活逃不過商品物質。物質迷宮中，第一幕是一連串非常緊張的群舞——身穿黑色的舞者刻意把肢體動作展示得緊張如傀儡，不自由又處身擁擠人群之中，身心無法舒展。第二幕則是舞者們闖入了血拼世界，不但動作大開大闔起來，身上的服裝更出現各種暴烈的糖果色，歡快輕盈的步履、雀躍試衫的身體動作，不禁令人覺得血拼真是好。

《購人心弦》真正的戲肉出現在下半場，大部分舞台上的商品已被收斂起來，《購人心弦》進入探索人如何戀物、被物操控的矛盾關係。男舞者甫開始乾脆跳入衣服堆中，身旁還有若干男男女女在衣服堆中掏呀掏，好像要打撈什麼。當中既瘋狂又自覺太瘋狂的場面深具象徵意義。物質讓我們依戀，把自我投射進去之餘，也容易讓人失控，流於拜物或符號消費。更重要的是，《購人心弦》排演出一場想要離開物質迷宮的「引刀一快」的場面——八九位舞者同時用購物紙袋把地上的衣衫裝起來，然後把十多二十個滿載物品的白色購物袋，都扔到地洞。地上固然被清

空，可是人也同樣虛空，過猶不及，莫過於此。

《購人心弦》末段回到試穿的歡快，還出現了一身玫瑰紅西裝的使者，購物依然是夢幻樂園、賞心樂事，關鍵是人與物、人與人的關係也值得重視。這也切中了都市人真實生活面向。城當的《購人心弦》以比較輕靈的手法談都市物質生活，陳炳釗執導的《電子城市》則相對冷硬，把觀眾拋入冷冰疏離的科技世界。

## 我們都活在電子城市

據說，德國劇作家福克·李希特（Falk Richter）的作品《電子城市》（Electronic City）是陳炳釗自2008年以來創作《哈奈馬仙》、《賣飛佛時代》、《hamlet b.》「消費時代三部曲」的靈感來源和劇場原型。早在進場之前，已有人提示着《電子城市》與《賣飛佛時代》同樣地將密集地出現機場的場景。我想，再準確一點，應該說《電子城市》其實是通過電子場景的爆炸，來揭露科技主宰人類生活的赤裸的秘密。《電子城市》由一群行政人員look的男女，各自玩着Notebook、iPad、iPhone，彼此距離觸手可及，卻又各自沉湎在自己的電子世界，至親至疏。舞台的幕牆不斷

■《購人心弦》  
攝影：Ringo Chan



閃現紅藍綠色的刺眼液晶顯示符號，碩大的閃現使得電子／科技成為全球化巨無霸景觀，你我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

敝欄同文小西在即時評論中謂，導表演繹上有着美國前衛劇團Wooster Group的風味：角色突然抽離（通過現場廣播節目、主持）變成第三身敘事、矯飾搞笑的戲謔。這也是陳炳釗一般的風格，加上李希特的文本，糅合了冷靜準確與後現代式打鬧。我更感興趣的，反倒是李希特的新文本對「身體之密」和「人際之疏」的並置。《電子城市》下半場由真人騷打開局面，攝製隊要拍出空服員joy的生活點滴，看似私密偷窺的情節片段，都是由冷酷無情的拍攝方式呈現。無人對話生的人真正關心，只追求即時像真的視覺敘事。

至冷至酷，卒之爆發出至熱至親，機場內Tom和Joy由爭吵、打架到親吻、玻璃房內造愛，人來人往、人盡皆知。意味着倒過來挑機，觀眾既然想看真人騷，玻璃房的親密關係又敢不敢正視？人類在高度效能化下的個性壓抑，又有多少宣洩的時機？在舞台燈箱上行政人員look的男女站

姿，如名店的櫥窗公仔，線條乾淨又惹人遐想，都市慾望的真幻交纏、線條化形象化高檔化，同出一轍。正如全球化電子產品的功能卓越、外觀優美、高度一致、象徵身份。

順帶一提，完騷當晚導演陳炳釗在臉書寫道：「今晚有個坐在我前面兩排的青年人，戲未到15分鐘就打開他的Samsung Galaxy大芒，不斷瀏覽打字，劇場內根本無法上網，但他死心不息。當時舞台燈很暗，它的芒非常刺眼，沒Usher阻止，旁邊和後面的觀眾沒投訴，足足給干擾了20分鐘。我的心情完全插水，既悲哀，又憤怒！他開芒之前，戲的內容正在描述我們是如何被電子科技所操控!!!」是的，我們都活在電子城市，都無法不倚賴科技，多少人沒有帶上iPad、iPhone就若有所失焦慮不已。可是物極必反，我一直認為，沉迷科技的優越，只是對人生更深刻問題的逃避。於是，《電子城市》的Tom和Joy最後商議着下周二如何來一次短聚。最終的出路，也回到人本身。